廣州人物傳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嶺南遺書

香山　黃　佐　才伯撰

列女

黎醫叟妻陳氏
陳恆慶妻趙氏
李禮寛妻盧氏
祝勝妻崔氏

列女外傳

彭烈女
蘇本妻麥氏
程宿妻鍾氏
貞女邵氏

余嘗怪夫世之丈夫當事變臨利害鼠竄草靡曾不如女子之貞潔者何哉女德於易為坤其道靜其性專其

道靜故動而有恆其性專故發而有執其視挾冊決科即欲潤屋肥已而無廉恥色者奚翅千萬諺云烈女勝丈夫信矣故今采錄皆其處變有大過人者若夫在室則順父母既嫁則宜家人有子則慈以教夫死則稱未亡人以終其身是其職之常也然猶取其表表者焉作

列女傳

劉氏二女南海人家西城之折桂坊母病一女刲肝一女割股奉母母瘳鄉閭感動經畧使龔茂良上其事且曰考之韓愈雩人對雖未合禮然亦嶺海間所創見者官司藉此以導編民詔特旌表門閭故今西城有雙闕遺跡焉東所張詡爲作雙闕行曰劉氏女髮初鬌母病不

可醫女眼血不乾五內生火欲焚死何惜一縷股與肝一刲肝一割股赤刀拔處星斗寒强母開口投肉液生魂訴天天爲泣母坐蓐牀病如失烏乎壩上龍號人英殺父尚欲爭杯羮（用廣州志南海雜詠參修）

陳烈婦者東莞士人李頤妻也事舅姑孝謹生子佳而孀守志教子俾知向學宋季少帝自閩入廣駐蹕岡川陳遣佳應勤王之詔臨别與之訣曰汝宜竭忠事主勿以老身爲念也佳旣行陳亦趨廣至黄木灣赴水死而佳不知及至厓山得潮郡教授還家拜母不見哀隕莫及乃築墪至堂于烏沙之陽以寓終天無涯之悲聞者兩傷之邑人陳璉作精衛詞表其烈其詞曰東海有精衛

銜石塡海死海枯石復爛此恨何時已天目山崩王氣
消北風夜退錢唐潮厓山新稱行在所萬里兵塵漲九
霄南海有烈婦能守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兒訣別
萬古綱常日月明爾當盡忠吾盡節黃木灣頭風雨來
扶胥海口浪如雷此時孤憤同精衞一墮滄溟竟不回
滄溟之深有時竭烈婦之名應不滅用廣州志琴軒集參修
李昌期妻何氏東莞人鄉貢士何漢臣女也幼孤十歲喪
母適李門事舅姑唯謹舅姑有疾刲股煉糜以進疾尋
愈鄉邑嘉異之夫逝復能守節足不踰閾鄰嫗尙罕覯
其面宋咸淳十年邑令袁夢冊爲立孝婦坊景炎二年
旌表門閭仍賜束帛元初重建孝節坊云昌期字時可

嘗舉于鄉梅外處士春叟子也永嘉梅時舉記其事有曰昌黎嘗辯鄠人旌門爲非禮嗚呼人有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與好勇鬬很同科爲善者懼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親親仁也茍可報罔極之深恩綏終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膚何愛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以刲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疎而親也事至親而

不自愛其體膚非人情所難由疎而親雖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元齡妻剔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爲夫爾史尚夸詡爲奇節如何氏爲舅姑刲股當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澒洞何守志堅厲罄裝遺族女之孤者傾囊笥捐簪珥無靳色是不特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祁順作孝節詩以颺之亭亭華表莞溪上孝節名高照閭巷閨門至行動九重致有洪恩自天降人誰無舅姑反唇勃谿將何如人誰無夫婦失節移天紛莫數卓哉賢婦心不與常人同舅姑吾所主良人吾所從於此尚無情天地何處容高堂嬰疾吾悽惻刲股爲糜充藥食股肉猶可生舅

姑難再得此身豈忍爲親憎一朝疾平百憂釋良人早逝身無依悲號不是傷春啼寒燈伴機杼夜雨愁空閨寧死不作他人妻山石可轉心不移吁嗟孝節有如此扶植綱常厚倫理矧當末世風俗頹婦中却有眞男子小人紛紛當愧死用廣州志要川集參修

張一龍妻何氏者諱坤慶節孝何氏世父志大女也適漕貢進士張一龍生一子秉陽甫晬而一龍卒至元庚辰有黃同知者至邑利何氏貲挾勢欲娶之何氏衰服攜幼子行哭于市截髮務面誓死不辱罄其貲求免黃意遂止秉陽尋殤育子寶大爲嗣家用弗墜邑人高之以其女弟復以孝節著因謂何氏多賢女云祁順有節婦

詩曰孤鴻不再偶仁獸不亂羣破鏡難再圓枯木無同春妾爲名家女長作儒門婦夫死身未亡含哀守貞素身單兒幼門戶衰兒吾教育家吾持金鈿繡帶委塵匣斷枕空帷生網絲豪家相凌弗相察務面悲號仍截髮罄貲求免心始安忍使汙塵點冰雪有淚哭夫夫不聞有恩育兒兒不存妾心皎皎天邊月妾命悠悠風外雲命不可憑心可久少壯徒教成白首良人地下會同歸應信平生不相負用廣州志巽川集參修

周氏南海平步人鄉貢進士劉元妻也宋季爲强賊所逼周紿之曰當盛服以從賊以爲然即投蘭石海以死後七日屍浮倚于石衣裾整然子孫遂於其地建祠以祀

成化元年五代孫衡重飾之用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何氏新會何村人贅同邑蕭積善爲婿至正丁酉八月鄉賊陳有得首亂殺積善意在何氏遣賊衆環其居必刼致之何氏度不免乃白父母酌賊衆于堂紿伴者曰吾埋金釵一雙于井傍石下吾往取爲飾伴者信之投井以死父母出其尸與夫合葬時嫁積善僅一載耳時人憐而傷之形于歌詠鄧彥頁詩地老天荒亘古今桑田滄海幾浮沉千年井水無風浪猶是斯人守義心鄧林詩連岡宿草暗雙墳今古空餘節婦村惟有轆轤牀上月夜深猶照井中魂用新會志修

趙氏者新會之海晏場趙氏女也適冲金村陳以安至正

壬辰冦亂夫婦俱逃于鄉之銅鼓村以避焉其夫爲海冦麥秀寶所殺趙氏匿于山林羣寇搜獲之愛其少美乃逼以歸趙氏遂以箭自刺而死用新會志修

萬氏南海人王受祖妻洪武初蘇友輕爲亂萬氏爲官軍所獲獻于南海衞指揮盧諸諸愛其才美欲納之萬氏號泣投衣於火諸怒以刄擬之萬氏唾罵不輟就死于南門外聞者爲之流涕用一統志修

楊氏名妙貞連州民可盛之女年十九嫁爲邵守琪妻守琪年二十六而蚤死妙貞誓不再嫁孝養舅姑以壽終撫其孤誠領永樂庚子鄉薦歷官建昌教授正統十四年有司以事聞旌表其門用連州新志修

潘氏者順德逢簡鄉梁明妻也黃蕭養伏誅元戎并殺脅從者明與妻隱草野間軍逼其妻明捍之爲所殺虜潘去潘曰吾腰領中有金珠首飾解以相贈相從未晚也即投江而死年二十四男女各一人其婢負以逃亦爲軍所虜賣於南海佛山民家潘之兄弟間難以舟來逆不及明之兄昭得其舟以濟賊平婢告於昭曰公之猶子女尚在請贖焉昭竊使人遠賣之以己子方滿繼明後明有田十餘頃園宅五十畝數年間方滿賭博一空而死世以爲有天道焉用順德志修

蕭節婦者景泰己巳討叛之餘水軍籍一婦於香山小欖村甚少艾將犯之不可撻以兵刃諷以利害皆不可舟

還次新會東亭驛前召人齊之婦曰願一死軍怒舉刀向之曰聽賣乎無緩我刀婦曰我豈令汝賣人亦豈能買我人曰贖汝命送汝還家也不聽自跪引頸斂髮受刀觀者莫不泣下邑人李彥英謝齊祖搆錢買棺葬于邑西象山成化辛丑知縣丁積訪遺事始知婦姓蕭氏名烏頭娘故民蕭思敬女也命工修其墓且割廢廟田六十餘畝命人歲守祭事陳獻章止遷蕭節婦墓賦曰昔兵戈之擾兇盜兮孰倀倀而握之符號令紛其不一兮汨珠玉於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狗而慾兮胡寧知恥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毋我卽帶兮毋我柙祛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污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

貌凜凜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丁侯爲縣兮德教用敷表貞塚兮營祭畲行路嗟嘆兮揭聲教於海隅蠢茲弗畏兮託日者以爲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令侯之繼軌兮隳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於書用新會志修

熊壽保妻胡氏順德人年二十三而壽保死黃蕭養作亂鄉人立鎭拒賊他人爭負財物而胡氏獨抱家廟神主而已家甚窮困和樂而無怨言鄉人敬之又甘溪堡某氏者生子月餘夫遠戍及子旣壯而娶婦方三月謀於其婦曰吾今代吾父戍汝善自處之戍所且告父曰兒恐無還期令兒婦他適也及父歸以離書付婦婦曰兒

能代父歸婦獨不能養舅姑耶斷一指以為信用順德志修

周氏新會人年十九而歸同邑郭宗育生一子原聰及三歲而宗育死周守志不二事姑孝家甚貧資女工以為生宣德間周年已五十二有司以聞覆勘者七次未及旌表而卒人皆恨之意其死亦不瞑於地下矣予切以為不然大凡人之得其心者死生皆無憾也彼豈以是區區者累其心哉若夫激勸之道蓋為政之先事也用廣州志新會志參修

嚴氏名貞彥連州民陳才惠之妻宣德九年才惠以疾卒時貞彥年纔二十父威憐其少欲再嫁之貞彥泣曰舅姑春秋高兒在襁褓未亡人背之不祥威終不能奪其

志年九十餘卒用連州新志修

王氏增城人適本縣廖寀三年而寀沒無子王年纔二十四誓死不再適孀居五十餘年事姑盡孝族人爲其擇子以繼天順八年鄉耆舉其事於官有司具聞未奉旌表用廣州志修

謝氏者新會李伯謹妻也年二十五而伯謹卒謝杜門不出能修婦道稱未亡人者六十餘年有司以聞詔旌表其門用新會志修

湯氏名卯娘新會人父曰應璧應璧者陜西乾州判官也卯娘年二十而嫁爲鄉人馬時寀妻五越月而被虜賊徒將輿之以獻於渠魁卯娘且泣且罵賊怒殺之時正

統已巳也其後天順癸未冬又有麗婦李氏者聞流賊已臨門遂自縊而死宏治戊申九月聞之博羅何宇新曰八月賊臨增城博羅之界婦人被虜者十八人經二夕其家贖還竟無一死者若卯娘者其烈婦歟當卯娘死時其閉含垢而不死者不但千百婦人而已也若卯娘者眞烈婦也用新會志修

花節婦者王氏夫爲廣州衛舍人病死婦哀慟如不能生甫殯畢卽盛服與姻戚鄰里婦嫗訣家人以爲狂其日投井死張詡作節婦詞以表章之其詞曰王氏婦傾城姝雄旣死雌無以爲生夫旣失我無以爲家千尺之井清冷冷青天白日精衞鳴岳家小女負銀瓶與爾貞魄

同芳榮人去天來今日定千秋名繫朱鳥影嗚呼犬羊羞踐行春宮海波不湔臙脂井用南海雜詠修

陳復亨妻李氏南海人年二十八而寡洪武十八年奉詔旌表其門

黎醫叟妻陳氏東莞人醫叟死時陳年二十二守志不嫁鞠遺孤至于成立洪武十七年朝廷旌表蠲復其家

陳恒慶妻趙氏番禺人年二十六守寡奇遺腹孤矢無二志年六十六於成化六年旌表先是同邑張以民妻党氏年二十九而寡永樂元年旌表時年六十八

東莞李禮寬妻盧氏年二十六奇孤守志洪武十八年旌表復免其徭役已上並用廣州志修

順德民祝勝妻霍氏旣婚三月而夫死誓不再適父母莫奪其志遠近莫不稱之年六十餘卒李承箕修順德志削霍氏事而曰江尾黃妙順妻李氏年二十一而守志平步陳志亮母李氏年二十一夫死志亮妻羅氏年二十三而志亮死皆守志黎氏者年十八而嫁爲龍江民蕭復昇妻明年復昇死黎氏守志不出年六十終大艮民李道妻何氏龍江人年二十一容奇民余昌妻新會陳氏年二十四李艮妻黎氏年二十三龍頭堡梁氏年十有九桃村民吳有進妻嫁三月而有進死此數人者予以其無他善著於人將刋之通守莆田顧叔龍語箕曰時人多忽人之小善婦道之善豈出閫外哉易爲者

忠臣難爲者孝子節婦也風雨之朝星月之夕獨處空閨至老而不易其心果易能哉箕以斯言爲然用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列女外傳

德言容功女之四德也惟不污其身不易其節然後爲賢一失於此雖有他長奚取哉昔者唐武曌時南海進女子七歲能詩其兄送至京師曌命賦別兄詩卽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可謂穎敏矣然果婦言乎南海盧眉娘自幼巧鍼指能於一尺綃上繡法華經字如粟又能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爲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日食胡麻三合唐順宗時以奇

女貢懿宗特賜金鳳環以束其腕後歸南海人以爲女仙或有見其乘紫雲遊於海上者然果婦工乎南漢劉龑時宮中蘇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呼之劉鋹時辛蟾姬李妏輩以妖曼寵皆出吾廣然果婦容乎洪武中南海屈氏進爲美人郡人葉碧山女選爲女官又有番禺王女官則以孀婦進然其行無聞焉故皆不列于傳李承箕新會志有列女外傳今因之又念夫中閨之行苟不有錄吾見其湮沒而已故雖近年有行者亦收其所收者所謂不污其身不易其節者也非取其容工言詞之美而已

新會志列女外傳凡六人其一曰陳氏邑之歸德里李宗

長之側室也宗長生男女四人而陳無所出宗長夫婦旣死値元季亂陳乃收世系契券攜子女傭於鄉人飲食之陳以食其子於牧所至國初稍稍復舊業數千百租皆在所掌無少喪焉女求田於陳陳笑曰此非汝先人遺意妾豈可擅撥主人田也每有宴集使婦主客客辭以太眨曰吾豈有坐次於堂上也其子與人博陳屢痛哭臨之博徒爲之動告其子曰與汝共所事如汝母何子亦感悟病將死囑曰斂我布毋以綺紈奠我廡下毋于正寢瘞我於老孺人墓側毋高我封於我足矣嗚呼謹名分辨上下春秋之法也小人之所以侵君子妾婦之所以乘其夫夷狄之所以陵中國者冠履倒置上

下之分亡也陳氏豈知書者哉可以爲世勸也故錄之其二曰華蕚都鄧氏者馬奇生之妻奇生蚤死其姑哭泣曰吾早寡而恃兒與婦也兒死矣吾何以爲生而婦何以托也鄧曰婦旣字敢言及他鄧侍姑孝謹姑甚賢之正統巳巳賊作鄧奉姑投城姑卒鄧於倉皇之閒極力備棺衾不肯少有苟且晝號夜泣悲動鄉鄰賊平歸葬一不違於禮聞者莫不壯其志而稱其爲賢婦也其三曰盧氏者不得已而投江死者也盧先與鄰合紗召工織之盧之夫有所往工以鄙言挑盧盧變色斥之他日工謂鄰婦曰汝能爲我達意盧深相謝織錢不復言也盧聞之至工家求一死不得屢請於夫爲白之夫素

怯又畏丁之無賴而力不相敵也不與較盧懷抱怏怏若不容於世者遂投江盧華蕚東村人年十六而嫁爲林宗婦愼出入里人鮮識之二十五而死廉恥道喪世之號爲士大夫者貪昧隱忍喪其本心者多矣此婦以一言之不可不較而卒死之朱文公謂屈原之忠忠之過者也予亦謂此婦之恥恥之過者也錄之以爲無恥之戒其四曰陳滿妻何氏有賢行年二十四而滿沒一子亦死何每一悲哀一絶斷如是者十餘年富民屢遣人議之姑憐其少而語之曰毋以我爲新婦累何泣曰我所以不卽死者姑老無他子孫也此弗願聞朝夕勤麻枲爲飲食資日買魚乾以奉姑炙餘骨以自用而不

肯少受於人雖宗戚子弟有數十餘年而不得見其面者天雨牆壞家故貧不能募工何即以裙包瓦礫砌之清操烈德乃如此識與不識皆曰陳節婦云吾嘗懼夫窮鄉下邑有不幸而不得聞於世者多矣故筆之於書焉其五曰宣化坊民垂白扶杖者數千輩來告予曰見人之善而不言與知人之不賢而詐言之皆穿窬之盜也如世之能言童子指之為盜則瞠目反罵拒而不受於已若避惡臭然民老矣其肯冒此名哉切見同坊鄰黃婦蘇氏妙果者事姑有殊孝蘇歸黃舅已死姑已更適人矣姑又寡而來蘇曰此果吾姑歟言動避堂坐作避舍寢處避牀帷具甘旨問起居如吏民臨新官府然

隻錢寸帛皆歸之姑凡事禀命而行如是者十餘年姑以老病篤弗能動蘇侍側晝夜不倦日浣中裙廁牏者至八九未嘗見其少有蹙眉也如是者數月餘姑卒旣葬蘇猶哀傷不已氏老矣相與爲鄰者久矣亦未嘗聞蘇有片言穢惡之聲其淑順有如此者某等豈容沒人之善予曰有是哉可以書矣其六曰梁氏者始生而母死育於諸母年十九而嫁爲趙不疆妻二十有一而不疆死於非命諸父母謂之曰吾將擇富貴人別爲汝圖梁歸而哭於室舅姑怒曰服已從吉何以悲亂我也梁不能發聲而絕斷者半餉自是不過父之家者五六年梁自少律身甚謹如老成人一女隸已適人聞其行不

修遂絕之不與兒童僕稍涉輕佻者皆遣去之常戒其子曰爾須務學成好人他日爲爾父復讐不可淚淚落人後也知縣丁積聞之時給胙以致激勸云

彭烈女番禺人本良家子而貧鬻爲婢女貧麗性修潔衣裳履綦皆瑩淨不垢其主欲私之不可稍强之即投井以死嗚呼余嘗讀史至碎陽侯事歎夫后妃之尊廼或有愧焉以是知女之果賢也孰謂其賤也而可不書哉女父母聞其事于官知縣高瑤治其主以罪罰使治葬且樹華表柱二扁之曰彭烈女墓墓在城北二里而近

用彭烈女事狀修

蘇本妻麥氏者新會人隨夫任所年二十三而夫死慟哭

自投於水者二次有老嫗者拯得之得活歸卽杜門孀居三十餘年鄉老上其事知縣羅僑扁其門曰淸閨白璧卒年六十四用事狀修

程富妻鍾氏者南海鍾禧女年十七而富以指揮死於庫守志不出門者五十餘年矣日惟對富遺像事之如生陳白沙聞而作詩美之布政吳廷舉奏聞旌表禧有詞翰亦廣城名士也用事狀修

貞女邵氏諱𥙿廉南海人也世家平溪村爲衣冠族曾大父夔寧府紀善父琛母梁氏年未笄憑媒黎嫗許嫁郡庠生潘濂旣委禽矣乃聞濂素病瘵父母欲悔親女執不可私謂所親曰吾聞墟場買物有定錢者尚不食言

矧婚配邪事遂尼歲庚午濂以易領第四名文解赴春官中乙榜辭不就南歸病作卒于儀眞訃至父母將分梳如潘宅分梳者定聘後男或死女家遣奠取木梳折而爲二以與死者决而别議婚女死亦如之俚俗所爲也女聞之毅然曰梳可作兩段身不可許兩姓苟若此有死而已哀瘁遽毁衆人爲好言慰之曰夏溪潘宅門閥素劣濂雖得一第然世有傳尸病幸其死安知非福邪女指日自誓以必死且聞濂父母俱老欲往事之終身家人斥其愚是日沐浴整粧自經于閨中驚捄不及而死時年二十有二家人怒其死焚而瘞諸路聞者傷之濂字宗周聰頴善爲舉子業其鄉人云女未死時夢

少年儒衣冠者謂曰我死矣爾能不他適否覺猶彷彿
見之未一月而濂訃至於乎臣之事君女之事夫一道
也臣受君聘拜自獻其身矣而改事他人則不足以爲
純臣宋進士吳澄是也雖爲大儒世猶非之然則女之
死雖過謂之貞非邪風俗薄惡弁髦視其夫郵置視其
家朝衰麻而暮燕婉者亦多矣方之貞女何如也女之
一死其關於風化綱常甚大惜無有表章之者吾憫焉
吾聞靖州王扆女許嫁陶絃未行而絃死女聞之自經
事聞表其閭墓諸暨孟蘊受蔣文昜聘未成婚而文昜
死孟執喪三年養其舅姑盡孝宣德中旌表之嗚呼世
固有幸不幸哉錄行實修用霍元英所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香山黃佐才伯撰

方技

嗚呼聖遠削迹異說蠭作師心爲教而傳其學名家法墨乃道荆棘捭闔縱横狙詐罔極緇黃者流變幻譸張謂生可延謂禍可禳聾愚耳目易由章章天文律歷醫

藥卜筮日者繪師皆挾其藝苟無害於道是不可廢語
曰作巫醫貴有恒雖小道必可觀作方技傳

盧度字孝章中宿人也後徙始興有材畧嘗隨張永北侵
魏言於永曰魏人所恃者特淮水耳我以輕兵司游騎
擒之以寒其心且多張旗幟以爲疑兵則彼必不敢渡
因而擊之衆必披靡此上策也永不能用果爲魏所敗
阻淮水不得過士卒傷亡過半度以此知名然自是亦
厭世務嘗有官階棄之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
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應聲去屋前有池養
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畢仍次第而去逆知死年
月永明末忽置酒與親友別曰吾返其真矣至期果卒

度嘗預知未來事毫髮皆如目覩其阻於淮水也籲天而呼得雨楯流來接之遂得濟又行事多神異世稱其有道術焉在中宿時棲息金芝巖有枕石在邑人至今目爲盧公臥處中宿今淸遠用南史廣州記參修

軒轅集者不知何許人武宗好談神仙集以山人進宣宗即位誅趙歸眞遂流集於嶺南因居增城之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巖谷毒龍猛獸隨之若有所衞護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者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糵之香略無減後宣宗思之大中十一年遣使迎至

長安召入問長生可致乎對曰絶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所以致上壽者此道也況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鬒髮朱脣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雞皮鮐背鬢髮皤然皆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荳蔻荔枝花上因語及集於袖出之二花各數百朶枝葉方茂如新翦者又嘗柑子集曰臣山下所植味踰於此上嘆曰

朕無緣得矣集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盆覆之頃之徹盆得柑上食而甘之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卽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上有一起上笑曰朕安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留數月求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錢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益不竭未及山忽失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南海奏集已歸羅浮矣觀世所傳集事大類東方朔左慈蓋好事者爲之非其眞也用通鑑綱目續大事記羅浮志參修

周克明字昭文南海人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宏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

傑精於歷筭嘗以大衍歷數有差因敷演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攜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恥以星歷事僭僞乃謝病不出龔襲位强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上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

授監丞而卒郎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歷天
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
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
頗修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篇召試中書
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
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
按天文錄荆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黄其光煌煌然
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
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郎從其請序太
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修兩朝
國史其天文律歷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

監擇日差互例降為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
語所親曰去歲大白犯靈臺掌歷者悉被降譴上天垂
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發背
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勤慎凡奏對必據
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諭其婿直龍圖閣馮元
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僭國皆有纂錄獨嶺南闕焉
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述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
碑誌孳孳著撰裁十數卷書未成而卒用宋史本傳修
陳昭遇者本南海人也世為名醫至昭遇尤著開寶初至
京師為所知者薦授翰林醫官遂留家開封初為醫官
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暇

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及即位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初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焉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等詳定唐本草旣成書新舊藥凡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醫術無所不究故其所著述皆精博可傳往來公卿間眡病對証多奇驗性又謙愼自將以此被眷寵不衰廣州志宋史參修用

林艮字以善南海人少聰警以貲爲藩司奏差能作銘毛

有巧思人始未之奇也布政使陳金假人名畫𠂻從旁疵摘商評金怒欲撻之𠂻自陳其能金試使臨寫鷺以爲神自此騰譽搢紳間矣時復繪花草曲盡其妙雖祖黃筌邊景昭然枯榮之態飛動之勢頗自心得遂成一家始主事顏宗善山水知府何寅善人物皆鄉先生也𠂻每斆之獨畏宗曰顏老天趣不可及也晚復爲白描小景然終不及翎毛花草之工後拜工部營繕所丞實緣巨璫得直仁智殿改錦衣衞鎭撫𠂻善謳詠已而沾士夫習馥爲詩始頗有可觀者都御史何經號敏捷日與之劇飲唱和或頃刻成詩百篇因結爲兄弟𠂻由此名益顯云一時畫工之雄馬遠劉鑑以松鍾雪舫以春

草陳瑞以驢後有何浩者亦以松著終不及㒷名之盛焉夫庖羲畫卦則象天地倉頡造字厥有象形有虞章服登降上下大禹鑄鼎神姦莫逃迨商巖之審象周室之考工而書益日廣畫也者形物以警心者也後世畫家徒施諸斧藻以供耳目之好不惟無益而或有蓄身禁家者矣雖謂之尤物可也今㒷死已久畫益見重有售之者至數十金吾懼焉計㒷之鬻在景泰成化間是時已徧傳海內矣副使陳騏亦善畫然不茍作嘗曰畫雖詞人事却不可成名每見士人學畫者輙戒之蓋深有見於此用磐齋集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香山　黃　佐　才伯撰

宦者

南漢招討使邵公廷琄

宋景福殿使藍公繼宗

太監陳公準

嗚呼漢唐任用宦者之事可鑒矣其效至於墟宗社潰天下而身亦葅醢南漢劉氏以蕞爾國乃有甚焉者以史攷之初龔雖寵任中官其數纔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鋹漸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者其上加內字諸宮使

字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畧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龔澄樞輩以亡其國鋹之亡也取舶船千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帥衛兵千餘盜舶船走宋將潘美既得鋹乃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皆斬之當其用事時作諸淫巧淫刑苛征主存則蟻附主亡則鳥散嗚呼吾廣之民當時罹其荼毒者可勝言哉然猶有邵廷琄之忠智藍繼宗之謹愿者焉千萬中而一見者也我朝廷太監之員駕馭有方或取才于兩廣如順德陳

準者清介仁恕蓋諸士君子之班殆無愧色漢呂强不能過也雖然亦豈易得者哉程子曰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化而德器可成宏治初學士楊守陳亦曰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聖德日隆矣三復斯言益有感於漢唐之世焉錄邵廷琄藍繼宗陳準爲宦者傳

邵廷琄者東莞人也宗族蕃衍其地曰邵村劉鋹時爲內常侍宋太祖受禪廷琄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將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

自然之勢也聞宋主有一天下之志今益邊兵將欲闚
我也宜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
懵然莫以爲慮惡廷瑁言直恨之累遷內侍監上柱國
禹餘宮使大寶七年宋師南伐克郴州鋹所遣將暨彥
贇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鋹於是始
思廷瑁言加廷瑁東面招討使命以舟師屯洸口以待
宋師廷瑁素有智勇於是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
人賴以少安會有投匿名書者譖廷瑁將圖不軌鋹信
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
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邑人祁順爲辭
弔廷瑁曰世有竭忠以致怨兮吾不知其何因非夫子

之不幸兮蓋遭時之不辰嗚呼危哉大宋勃興兮天命
歸矣南漢昏冥兮霸圖衰矣小不可以敵大兮人不可
以逆天厪修備則通好兮乃人事之當然陳片辭之懇
欵兮由忠誠之內宣彼倀倀其弗寤兮羌獨以爲狂言
怒斥㕘茶兮諱藏痼病焚棄五穀兮烹羞菫薺宮庭之
不處兮置身檻穽以酖毒爲良味兮謂坦塗爲嶮徑碧
甃宮菌兮獸觸門牆井石彳亍兮悉以爲祥於物理猶
弗察兮又何辯於奸良緊庸愚之壅蔽兮固賢哲之所
怪卒盡心於所事兮忍坐視其顚敗握舟兵于要境兮
修邊備而弗懈人方覦以爲安兮忽罹讒而遭害讒何
親而可愛兮忠何辜而見仇豈天運之使然亦人事之

所羞身雖致而名存兮在夫子夫何尤覽芳祠之舊趾兮山水助其淸幽系曰浮雲冥濛吁噎霧兮霜露悽慘霰雪侵兮麟鳳就烹梟狠橫兮梁摧棟落大厦其傾兮比干之剖周克商兮吳殺子胥國以亡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傷兮初鋹時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皆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既殺廷琄益委任龔澄樞李托薛崇譽潘崇徹此數人者皆宦官也專持政柄威福赫奕言必從計必信豈若廷琄之一言輙斥哉然廷琄盡忠後世所稱羨而哀之者雖死猶不死也澄樞南海人幼事龔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晟襲位任閤人林延遇爲甘泉宮使預政事

病將死言於晟曰臣死惟龔澄樞可用即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鋹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初巖改名龔有術者言不利名龔當敗國事遂改名龑後鋹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李托封州封川人也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龑爲內府局令晟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衞押番兼秀華宮使鋹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托納二女於鋹鋹以其長爲貴妃次爲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

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
宋太祖命帥伐鋹既克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
副使辛延渥間道遣人勸鋹降托堅沮其議及就擒至
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昨已約降復率衆拒戰及軍敗
又縱火焚府庫誰爲之謀者托俛首不能對鋹諫議大
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
起今天子遣使案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
托乃引伏後至京斬之薛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
曹筭晟署爲內門使兼太倉使鋹嗣位遷內中尉特進
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以縱火焚倉廩罪擒至
京與李托同戮潘崇徹南海人事龔爲內侍省局丞頗

讀兵書立戰功晟嘗遣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爲部下所殺命崇徹代之鋹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鋹頗疑崇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歸言崇徹以伶人百餘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事鋹怒召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帥度嶺鋹復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不爲効命鋹敗至京太祖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別駕未幾死嗚呼此三四輩者其爲鋹災也何啻妖異而鋹方寶之以爲瑞雖然無宋師吾知其亡不久也宋師之來也一戰而暨陸二人者死又戰而伍彥柔死又戰而李承渥植廷曉死門外人亦何負鋹哉彼澄樞輩乃至汴而後死一何晚也使鋹以其用

澄樞龔者而用廷珝或者其有濟乎而長謀遠策鬱不及施忽嬰無妄之禍雖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而鋹亦自速其亡矣嗚呼鋹固童騃竊據之君也又何誅焉用九國志南海志宋史聚川集參修

藍繼宗字承祖南海人事劉鋹爲宦者歸朝年十二遷爲中黃門從征太原傳詔嘗陳閒多稱旨秦州並邊有大小洛門砦自唐末陷西羌雍熙中温仲舒諭酋豪使獻其地徙衆渭北言者以爲生事請罷仲舒太宗遣繼宗往按視還奏二砦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悅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內東門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爲按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勾當留司皇

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乏水繼宗疏泉陵下百司從
官皆取以濟擢入內副都知爲天書扶侍都監詔與李
神祐第東封扈從內臣之勞而入內供奉官范守遜等
訴其不公罷都知祀汾陰復爲天書扶侍都監再遷東
染院使明年領會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修玉
清昭應宮與劉承珪典工作宮成遷洛苑使高州團練
使充都監坐章穆皇后陵隧塹貶如京使典修景靈宮
進南作坊使復修會靈祥源觀車駕幸亳州管勾當司
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國史院
爲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
遺以所乘名馬爲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知仁宗

即位遷左騏驥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修奉鈐轄歷昭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特免入朝拜舞及從行幸頃之復固請罷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謚僖靖繼宗事四朝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即亟歸同列或問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爲樂爾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三人又有高居簡者番禺人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爲高直奏仁宗時嘗使南海遇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督衆護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然謹愿不及繼宗遠矣用宋史本傳修

陳準者順德之北水堡人也景泰間進爲內侍給役內廷不好用事屢年朝廷設一座於東華門外號曰廠命太監守之至汪直尚銘則恃寵恣意紊亂紀綱羅致百僚縉紳奪氣而銘黷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去赦不誅以準爲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準爲人平恕淸儉時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遂巡屢日整衣冠閉門自殺李承箕曰於乎漢高帝起匹夫以智籠天下而王之亦後世豪傑主也及國家旣定志不帥氣臥病則枕宦者而戒絕羣臣豈眞豪傑歟豈色和貌厚巧術深姦而致悅於人固非一端者皆內侍歟而豪傑

亦有所不能免焉者何歟膏粱子弟愛其童奴過於骨肉繼世之主又何惜歟歐陽子曰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緩之則養禍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

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雖然胡文定嘗曰內侍豈無忠智之人善自爲謀者士大夫苟能陳祖宗故事及近古之失爲使之謀其同類豈不可也若陳準者豈非賢哉故作傳以爲內侍之勸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香山　黃　佐　才伯撰

流寓上

唐中書侍郎崔公仁師

唐荆州長史張文獻公九齡

唐侍御史劉公軻

唐人有言王烈登山林泉動色嵇康在坐左右生光久矣哉名流碩士之爲天下重也時其將有言也恆必孚之將有動也恆必步之心思志向之存謦欬容觀之著冠服之製翰墨之工恆必羡而傚之其生也恆必榮之其歿也恆必傷之履綦所及駟結磨集嚮慕之下俗易風移實與服官政司敎化者卒相埒其何以登玆蓋德業隆而文彩華也否則鸖翔爵逐惟恐其去之不遠肯使貽鄉邦辱邪吾廣古荒徼不通中國秦皇帝始并之

以謫徙民與粤雜處趙佗君其地嘗上書秦皇帝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勝廣之亂不北走胡則南走粤兩漢以來謫徙日廣而華風日張今之受廛長孫子者非復椎結卉服之遺黎亦已舊矣蓋占版籍保墳墓者廣之人也游移僑處而遽去者則流寓者也余採流寓以成此篇自德業之隆而迨諸忠憤之流死節之魄隱淪之跡自文彩之華而迨諸詞苑之彥詩壇之望狎客之魁孅惡兼收備勸沮焉耳若乃載籍不言其州里者豈其或廣之人乎抑流寓乎否也於戰國一人焉爲楚王相而來五羊銜穀之祥曰高固於漢二人焉爲粤郎得呂嘉以功封臨蔡

侯傳爵及其子者奇功也曰孫都進南海香順帝說而
賜官時稱香尉焉曰雍仲州里可知矣然不知其果流
寓於此邦乎否也於南齊一人焉母漂流交州求爲廣
州綏寧府佐往訪而得之世欽其孝曰射聲校尉鄢陵
庾道愍皆不列於篇者何也疑也方技之徒不循此例
者何也彼所謂遊方之外者也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
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
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
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
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

幽滯拜尙書韓馥等爲牧守而遷靖御史中丞馥等到
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靖曰諸君言當拔
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
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靖令出於外斬之靖
懼誅出奔流宕豫揚吳會朋會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
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
當時見者莫不嘆息旣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
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尙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
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
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
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靖亦與曹操

書曰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絶糧茹草死者大半旣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足下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寛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書竟

不達其官南海頗久後劉璋使使招之靖入蜀璋以爲巴郡廣漢太守建安十六年轉任蜀郡聞操立諸皇子爲王嘆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昭烈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昭烈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即皇帝位策靖爲司徒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三國志修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

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後漢召爲侍御史曹操爲司空辟皆不就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

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佯醉不

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嘗數百人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旣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

媢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
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初山陰丁覽太末徐
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交善終
成顯名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
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
父卒還鄉里永安初從選曹郎孫綝廢立時欲入宮爲
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汜對曰明公上安宗廟
下惠百姓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
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
不懌竟立休後爲散騎中常侍爲監軍使者討扶嚴以
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

守緈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爲廷尉尚書濟陰太守翻有園在南海今光孝寺即其地也廣人嘗祀之廟在城西北三里今廢用三國志南海志一統志參修

葛洪字穉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翁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深重洪以女妻之復傳元業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檄洪爲都尉討破之遷伏波將軍洪見天下已亂乃𥙊廣州刺史嵇含

軍事合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始還鄉里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選爲散騎常侍領國史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砂乃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之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爲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之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何況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

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兎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言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予所著於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既富又精於析理後忽與嶽

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用晉書修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元之孫也少好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衣物多改舊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累遷祕書丞爲劉裕從事中郎兩坐罪免官裕受晉禪降爵爲侯爲太子左衞率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惋非毀執政徐羨之等惡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遨遊動踰旬朔政事不復關懷歲一周卽稱疾去職以父祖並葬始寧縣有

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靈運工爲詩與族兄瞻從弟琨相抗每有作手自寫之皆兼獨絕文帝稱爲二寶每有一首至都下士庶競相傳誦徐羨之誅徵爲秘書監使整秘閣書遺闕接見唯文談而已靈運意在得政彌不平多稱疾不朝游娛宴集以夜續晝爲有司奏免官時元嘉五年也既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靈運席祖父之資奴僮既衆門生數百人鑿山浚湖工役無已每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尚所至伐木開徑驚動郡邑至會稽與王宏之諸人出

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太守孟顗極惡之又求湖爲田顗不許因靈運横恣表其異志帝知顗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有司糾之遣使收靈運於是興兵叛逸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當誅詔以謝元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世傳靈運鬚美死時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鬬百

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靈運子鳳坐徙嶺南卒鳳子超宗元嘉末得還爲殷淑儀誄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後仕齊爲黃門郎亦以輕傲見殺超宗子幾卿少慧時稱神童能文章性亦放誕不至通顯又有謝緯者靈運之族人也尚文帝女長城公主以罪徙廣州其子眺好學能文善草隸長五言詩郎所謂謝元暉者也官尚書吏部後亦以輕傲忤物下獄死用南史傳載參修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講詔曼容執經帝以其美風采方之嵇

叔夜使人畫叔夜像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
朝相會言元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末爲輔國長
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請封禪
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建武中拜
中散大夫施高坐於聽事講說經義生徒常千人又仕
梁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年八十二子暅國子博士
孫挺齊末舉秀才策爲當時第一官南臺侍書御史皆
以儒業知名用南史修

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齊廣州刺史惠休族子也方正有
器度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府主簿侯景之亂湘東王
繹刺史荊州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

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宗親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爲衡州刺史往依焉頠遷廣州卒紇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何憂之有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爲陳宣帝所重嘗披奏書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每有所忿見卿輙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性抗直不事權貴帝每欲遷用輙爲

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因遣之審靖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弟爲質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宦者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屬一皆不許族子密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用南
史修

章華字仲宗吳興人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頠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頠子紇敗乃還都後主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也乃辭以疾禎明初上書極諫其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闢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地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未幾隋軍至陳

遂亡
陳書文苑
英華參修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幼聰敏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爲尚書殿中郎武帝覽其詩嗟賞之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出走會稽其舅蕭勃先據廣州又往依焉及侯景平徵爲始興內史會魏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遷太子詹事總性浮靡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貞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既當權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時張麗華及龔孔諸美人俱慧黠有寵以宮人有文學

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總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謂之狎客每遊宴則使諸美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者以爲曲調選宮人千百令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後宮之容色也由是國政日頹君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有文集三十卷其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陋其言跡之乖在南海時有別賓化侯蕭雲詩是時雲亦遁居吾廣云用南史南海集參修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貞

覲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
累係塡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飮湯瀋
以情訊之止坐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
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
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
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四命固吾願也及敕使
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
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
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
遷給事中後密請立魏王泰爲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
少卿征遼東時以事除名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

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閤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用唐書修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晉司空華之後四世祖守禮隋塗山丞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始居曲江祖子胄剡縣令父宏愈索盧丞嘗僑寓南海九齡之生也母夢九鶴盤天而下故以為名七歲知屬文十二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嘆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策高第為左拾遺時元宗即位未郊見九齡

建言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重郊祀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統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釆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盭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

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貲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甿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

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郞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郞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僥倖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與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姦

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考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目

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否儞故淸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淸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

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淸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皺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旣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

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

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九齡執曰不可尙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選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

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才也乃不堪尙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尙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

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爲相謇謇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

齡畧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帝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䘏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亂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右贊善大夫九齡弟九臯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進士累官諫議大夫祕書監歷敬宗文宗朝以直道聞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成余按宋會要景德三年九齡九世孫元吉詣闕獻

明皇顯蹟并九齡遺像詔以爲韶州文學天聖六年九世孫錫文以九齡告身并明皇批答來獻補試國子四門助教元祐中十世孫唐輔爲蒼梧守皆其正裔也今其後昌衍譜系可據而劉禹錫者乃謗九齡無後何無忌憚歟葢陰慝之私云耳九齡所著有曲江集二十卷行於世宋末廣帥方大琮建二獻祠與崔與之並祀今列於廣庠仰高祠用唐書本傳說郛文獻通考參修

劉軻者沛人博學無所不通馬植見其文曰韓愈之流也嘗流離郴湘至韶家焉已而入廣聞壽春楊生寓羅浮講授春秋杖策從之遊者數年乃馳書於植曰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三代聖王死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

道輙以不下牀而求之其在生矣每一講問疑周公孔子左邱公穀迴環在座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元和初乃下羅浮踰嶺隱於匡廬山耕田自食其力所爲文精邃追逐古人閉戸著書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古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䜱五革一卷三傳指要則著於羅浮者也後以楨薦起官至侍御史用韶州志唐文粹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香山 黃 佐 才伯撰

流寓下

宋節度使蘇公　釗義

宋禮部侍郎鄧公　允蔫

前翰林庶吉士鄒公　智

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善書札藏書至多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奬之歷右司諫兩浙轉運使課吏寫書采唐世文章分門編類初爲五十卷後復增廣之至一百卷以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雜著爲次第命之曰文粹鉉雋爽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摭其罪狀數條密以聞於是除名貶連州文學卒年五十二嘗寫所著文粹

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錄吏以爲苦以鹽水噀之冀其速壞後以火焚其樓其論唐三百年文章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蹈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轥轢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蓋亦有見至於去取或不能無駁如淮西碑取段文昌所爲而黜韓愈之作此其最紕繆者也卒後其子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命以一官用唐文粹文獻通考參修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眉山人父洵以文章雄一世所謂老泉者也軾與弟轍酷似之天下稱曰三蘇軾生十年其母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

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與其事得其論刑賞以示修至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下士曾鞏所為乃置之第二後以書謝修見之語客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以直言薦之答策入三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不可乃以為直史館通判杭州徙知密州皆以能著又徙徐州治水有功去任徐人思之及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臺初軾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於民則賦詩以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置之死神宗薄其過責置黃州司馬光相哲宗起軾累擢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

爲差役差役之法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
破產祠宗改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
苦軾爭不可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
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
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卽乞補外光尋怒欲逐之會
光薨乃已其耿直忤物皆此類也尋除翰林學士承旨
紹聖中坐草責呂惠卿制直言其罪誣以謗訕安置惠
州聞命卽行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
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始舟至淸遠縣
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卽賦一詩至廣州登陟
題詠所在而有如鑒空閣蒲㵎寺皆其履蹟所及也新

會人以其嘗至石蝶岡構亭表之其爲人向慕如此居
惠州三年嘗卜居白鶴峯下作新居上梁文有曰願隨
父老燕同社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隣之鵝鴨又有爲
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之句章惇聞之笑曰
子瞻尙爾快活耶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渡海時復
涉廣州界徊翔海濱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元符初北
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止
於常州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卒年六十五初好賈誼陸
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
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謫居於
黃杜門深居馳騁文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至其所

爲詩文論譔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爲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翰墨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如張耒秦觀陳師道晁無咎輩皆一時豪傑其盛宋世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爲世稱其忠義嘗自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爲過然嘗與程頤議論不合各立黨相攻擊評者以此頗少之在黃州日自號東坡云所著詩文奏議內外制合百餘卷又有易書論語等解行世其學問大抵出入佛老縱橫要之得於莊周爲多也（用惠陽志）

（文獻通考參修）

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天資卓偉周覽部籍輙記不忘政

和三年以上舍甲科解褐爲教官益大肆於詩文務一洗舊常畦逕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出也徽宗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拜中書舍人掛掌符璽會兵興搶攘避地湖嶠泛洞庭上九疑羅浮行路萬里雖流離困阨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搢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遍號新體其在南海頗久嘗登海山樓賦詩惘然有杜陵登單父臺之意識者悲之高宗聞其句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深眷想焉紹興初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累遷翰林學士徧掌內外制誥尋拜參知政事久之以疾卒其出處氣節文詞翰墨皆

卓然可稱有簡齋集二十卷論者以爲崇觀間尙王氏經學風雅幾廢絕而與義獨以詩名其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宋諸家之上中興後遂至顯用陳師道謂詩能達人與義殆其一也又有康與之伯可者工小詞紹興中附秦檜得進以詩章應制韋太后歸自虜庭高宗盡心孝養每燕賀必召與之爲小詞歌之賞賚頻疊嘗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宗御畫扇綃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墻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紿璫入取殽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

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懣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閒扣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後以檢黨流嶺南有舊宅在景泰山下扁曰順菴者則高宗御書也康之父倬詭誕不檢事見揮麈錄與之又甚焉嘗挾吳下妓趙芷以遁與蘇師德有隙遂與蘇泚之獄泚師德之子而常同之壻也與之授知於同一朝背之然王銍蘇庠輩皆愛其詞所謂文人無行者也又有顏博文者官著作郎紹興中亦流廣州詩文略可觀嘗貢諛於張邦昌有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反復無耻如此方

大琮帥廣時刻南海志芟去博文所爲海山樓諸詩而錄簡齋諸作入焉又斥去十賢堂滕修之祀以其事二姓也士論快之嗚呼使牧吾廣者取舍皆如大琮焉則勸沮明矣使流謫至吾廣者皆如康顏輩之邪慝則朝廷之刑賞公矣用事文類聚文獻通考參修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嘗節度劍南一子留蜀栻其後也父浚高宗朝累官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有軍功封魏國公紹興乙丑因星變上疏極論時事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栻隨侍至連州浚爲書院於嘉魚池之左栻亦開書堂以講學浚後徙永州復入

爲平章事兼樞密使栻皆從焉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仕爲直祕閣浚開府治戎栻閒以軍事入奏孝宗異其對擢左司員外郎兼侍講每召對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等事宰相近習皆憚之遷吏部侍郎知江陵府終右文殿修撰卒年四十八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帝嗟悼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初栻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在湖

湘時廣州學者多從之遊語在簡克己傳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淳祐初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浚嘗陰排岳飛相業將才無大可稱者世以栻爲時大儒故多爲之諱用宋通鑑一統志參修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吉水人也豐貌修倉美晳如玉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以法天不息爲對不爲藁一揮而言萬餘理宗親擢爲第一開慶初元師圍鄂宦官董

宋臣說上遷都天祥時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權直學士院抗賈似道輙斥乃援錢若水例致仕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輙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朝

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以
求好師孟益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
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
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鎭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
大之弊然國亦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
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鎭建都
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
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
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
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
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

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書奏不報元兵破常州宰相陳宜中留夢炎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等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伯顏抗論臯亭山伯顏怒拘之明日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樞密院事劉岊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眞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共謀興復揚州制置李庭芝信諜言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殺之再成見其忠義不忍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

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滸及金
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
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
汎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王即位於福安
府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陳宜中
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
十月遣將分軍四出圖進多敗死者景炎二年正月元
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衞故將吳浚來說降天
祥誅之遂入梅州又出江西入會昌入興國縣七月遣
監軍趙時賞等復吉水諸縣臨洪等郡皆送款州縣豪
傑多響應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李恆以奇兵猝攻

興國與戰大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追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擒之去天祥得脫諸將多死時賞亦遇害天祥收殘兵奔循州祥興元年二月出惠州海豐縣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少帝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道生與母夫人曾氏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討潮盜陳懿劉興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懿潛導元將張宏範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元兵至倉皇出走千戶黃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諸將被獲死者殆盡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宏範以客禮見之

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不從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元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心乎宏範義之宏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不書宏範爲改容遣使護送北行天祥目擊厓山痛苦酷罰無以勝堪日夕謀蹈海而防閑不可出且以厓山所獲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世祖求多才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

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在燕凡三年世祖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開平疑丞相爲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

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辨人城門晝閉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用崖山新志忠錄參修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從家鎮江景定元年進士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淸麗一時士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

獨斂衽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返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皆至遂相與立端宗於福州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

人宜中皇恐亟召還時端宗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
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
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
右無不悲慟者屬端宗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
皇帝一子尚在將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一旅致中興
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
可爲國邪定策率羣臣奉衞王卽位時陳宜中往占城
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
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
句以勸講祥興二年厓山破秀夫走帝舟而世傑劉義

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先入海且諭其妻曰爾先去怕我不來隨啓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方秀夫海上時記二帝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光薦還廬陵其書存亡無從知或曰元人傳之而多改竄云用匡山新志修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都統制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功歷知安東州咸淳四年往守鄂州力戰不得前元人招之不聽鄂破遂

提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
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累加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
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
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元阿朮戰焦山大敗奔圌山十月
進招討制置等使元兵至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爲保
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
月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
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請和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
議亦沮兵至皐亭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
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
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

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爲皇帝拜檢校少保兩鎮節度使樞密副使兼福建廣南宣撫大使元人來侵乃奉帝入海而自將諸峒畲軍討蒲壽庚之叛攻之不克十月壽庚以嗖都兵至衆遂解去既而嗖都遣人迎帝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之元人襲淺灣世傑兵敗奉帝居井澳少帝卽位加世傑少傅時雷州失守世傑以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非善計厓山在大海中去新會縣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六月己未發碙洲乙亥至厓山駐蹕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立行宮三十間正殿曰慈元殿太后居之兵尚二十餘萬資糧取辦於廣

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械民頗困竭
八月封越國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祥興二年
正月元張宏範侵厓山李恆既陷廣州亦趨厓山或謂
世傑曰元人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
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
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燬行朝草市結大舟千
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
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守計宏範以舟師作長蛇陣
來薄且出騎兵斷汲路帝舟堅不能動宏範載茅沃膏
乘風縱火焚之舟皆塗泥縛長木以拒大舟火不能爇
時世傑有甥韓在宏範軍中使之招世傑凡三往不從

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時陳宜中逃之占城宏範復使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爲我所執汝復何爲士民亦無有叛者但樵汲路絕兵士茹乾飲鹹者十餘日多嘔泄世傑猶督殿帥蘇劉義安撫方興等日大戰二月癸未有黑氣出山西是日宏範命恆守厓山北面自將一軍令諸將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旣而樂作宋師以爲且懈不設備宏範與恆夾攻之世傑南北受敵兵士又多疲乏自朝至於日中昃未已俄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宏範進逼中軍會薄暮風雨暴作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劉義等斷維

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不能出乃負帝死之嬪御諸臣從死者十餘萬世傑後還收兵厓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立之太后知帝凶問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將趨安南七豪強之還廣五月四日舟抵南恩之平章港口颶風大作舟人欲艤舟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祝曰吾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矣我未死者庶幾彼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宗祀今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吾復趙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求得其尸焚之骸骨葬陽

江縣湖居里赤坎頭村用厓山志參修

徐宗仁信州永豐人淳祐中進士歷官國子監主簿開慶初伏闕上書言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累遷太府少卿兼侍講德祐初爲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衛端宗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又有劉鼎孫者字伯鎮江陵人第進士爲翰林學士從幸厓山秀夫旣赴海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搒掠無完膚一夕脫卒蹈海同死者兵部侍郎京口茅湘吏部侍郎趙樵樞密使汴梁高桂余謂今厓山大忠祠兩廡缺從祀者宗仁諸人當列名其中庶爲不遺用一統志厓山新志參修

蘇劉義荊湖人景定初從呂文德鄂州戰有功轉十官四

年復以守鄂功爲吉州刺史劉義雖出呂氏乃心在王室有推戴功景炎新造拜檢校少保某軍節度使殿前指揮司司馬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東西策應大使劉義多智畧遇張世傑用事不知合變專守法劉義志不得展丁丑七月罷諸使免兼殿司帝在井澳元劉深來襲陳宜中如占城劉義不以爲是擢舟追之不及而返夜泊灣頭俄有天火飛集劉義舟延燒衆舟幾盡祥興嗣統進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厓山兵敗後與張世傑同斷纜奔海洋世傑死劉義與其子俱得脫文天祥謂劉義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始終不失大節史稱劉義爲其下所殺嘗考其家乘載履歷頗詳曰劉義

字執之家本南海之龍頭堡性豪華多才宋季慨然以宗社安危爲已事寶祐六年由上舍出身授右迪功郎常熟主簿再遷靖江府靈川丞德祐改元詔天下勤王劉義起兵自靈川入衞其逃歸也變名爲由義云然其邑里貲階與史不同姑存之用厓山新志順德志參修

鄧光薦字中甫廬陵人宋乙亥冬攜家避地於閩次年景炎閩帥趙總卿以書幣辟幹官丁丑四月駕至除宣教郎宗正寺簿元兵至自虔圍中度嶺入廣及廣陷避地香山縣之黃梅山與其友龔竹卿俱挈家寓焉是冬香山警遇土賊一妻四兒四女三妾十二口皆焚死光薦脫走明年六月改祥興隨駕至厓山除祕書丞兼權禮

部侍郎己卯正月除權直學士二月虜至厓山潰國亡投海者再爲北軍鈎致張元帥前令復衣冠爲揖客初自廣囘得與文天祥同舟唱和有詩曰東海集天祥爲書并序之傳於世宋亡張宏範禮之館於趙冰壺家敎其次子累請爲緇黃不許後得放還廬陵大德初卒用厓山新志修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菴中貧無繼晷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燃以代燭諷誦達旦如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道經三原見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

簡爲庶吉士宏治戊申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智者并疏其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己酉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

規識饋遺堅卻不受視事甫兩閱月總督都御史秦紘
檄遣董鹺修書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爲人多從之遊者
與白沙陳獻章爲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
委道順德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爲知縣因款留之邑民
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古樓村者建謫仙亭以奉智遊息
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廷舉
貲之還柩於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慨無阿
比之習孝宗卽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侍班糾儀湯
鼐當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
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
情分所由閒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

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恕徵聘至京
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
受官職先請見君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上前庶
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而
卒莫能用識者憾之其據經守義大率類此自號立齋
又號秋田子有立齋遺文一卷吳廷舉刻之以傳用立齋遺
文金褀所撰草誌崔銑所撰傳順德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